

俄羅斯的天氣隨著季節的變化在更替，積雪已經融化為潺潺水流滋潤從凍土裡新生的小花，總是白雪圍繞的窗外景色也換成鮮嫩枝芽，褪下白羽的飛鳥站在枝頭上好奇的往那片窗內看著。

那是一隻軟呼呼的小動物縮在窗邊，他有一個專屬於他的小籃子，裡面被用心的鋪上柔軟的絨布，幾個食物樣子的小玩偶被放在旁邊，正睡的咋吧嘴巴的小傢伙抱著他最喜歡的小人偶，人偶上頭用湛藍色珠子裝飾的豆豆眼此時正反射著抱著他的小主人安穩的睡顏。

如果是在更早之前，他是不會露出那樣安心的表情，只會在陌生的環境裡緊繃著，對外在環境的一切都感到驚恐，害怕那些名為人類的生物。

寬大的手掌帶來的不是溫柔地撫摸，而是帶有惡意的傷害。

耳朵、尾巴、脆弱的腹部，只要稍微用力一些就會讓他感受到痛，更何況是將菸蒂壓滅在皮膚上和不時因為主人心情不順的踹打，過於弱小的身體在這些暴力之後留下的傷疤全都掩蓋在毛皮之下，傷口不會被發現，反正當傷好了，白色的軟毛重新長出就看不見曾經受過的傷害；每日得到的食物只有放了很久的飼料和總不換水的水盒；他也無法言語，平凡又隨處可見的寵物不需要被細心照顧。

沒有人會在乎他，無數次望著窗戶外面的白雪想著如果他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的話，真想要出去一次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有著和小狗一般的短小身體，圓滾滾的大眼睛總是有些自卑的垂下，或許是因為時常被關在籠子裡，所以即便他能用雙腳走路但總會絆倒自己。

是隻擅長用兩腳站立但卻不太會走路的小傢伙，笨拙又令人疼惜。

因為只有兩個巴掌大，加上長時間的營養不良，把他放在手心裡都好怕一個不小心就把他弄壞。

可這隻照理會引人疼愛的小動物，在他開始有意識的記憶裡得到的只有來自人類的給予他的疼痛，其實他不懂，不懂為什麼自己會這麼惹人討厭、被人忽視，然後在半夜裡老覺得自己餓的肚子絞痛。

只是用著最單純的靈魂，面對這個世界給他的一切。

他只知道在人類心情不好的時候他要趕快跑進沙發底下，這樣他就不會被當出氣筒；他知道當他肚子餓的不行的時候可以去翻客廳裡的大垃圾桶，但要小心一點不可以把東西弄出來，不然他就會被當壞狗；他知道每天最讓他感到安心的時候就是當這個『家』只有他一個，外頭有細雪下著的時候。

他可以窩在那扇沒有人會注意到的窗戶旁，盯著外頭銀白的自由天地即便在他身旁的是一個許久未被清理的惡臭垃圾桶，蟑螂和蒼蠅在腐敗的食物上作伴，敏感的嗅覺讓他感到不是很舒服不過也無所謂，因為他可以盯著那些獨一無二的冰晶，觀察那些悄悄地落在窗邊的結晶體，偶爾還會有幾隻動物在窗戶外看著他。

就只需要這麼一點點的東西，他就滿足了。

就算那個時候他的身體有多痛、被弄傷的部位疼得發燙、整的腦袋都昏昏沈沈的，他也是看著外頭，一絲不自覺的渴望，無法像人類說出話的嘴巴模仿著嘴形說了幾句話。

只是做個樣子，他的聲帶只能讓他發出小小的狗叫奶聲，雖然更多時候從這張嘴叫出的是他被揍的忍不住痛出聲的嗚鳴，不過他還是想嘗試著說出聲。

一聲又一聲感覺還帶有奶味的小狗叫聲不停地往窗戶外叫著，或許就是那一天從未靈驗過的祈禱被聽見了，他看了大半輩子的窗口被推開了，臉上還有沒有消下去瘀青的小傢伙愣愣的看著把窗戶推開的人。

銀色的頭髮、夏日湖水般湛藍的眼睛，那個人看著他、臉上似乎帶著驚訝與不忍，趴在窗臺上的小動物和他對上了眼，他沒有主動碰觸這個已經傷痕累累的小傢伙。

或許是天生的氣質，當他站在小傢伙的面前時那隻軟綿綿的動物已經被他吸引住，連害怕都忘記了，就這般傻傻的看著他眼前好看到不行的人。

「你願意跟我走嗎？」

那個人的聲音傳個過來，從未聽過的語氣，小動物覺得自己心中看不見的地方突然被一股暖流竄過，可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只能用濕漉漉的眼睛望著對方做出動作。

那人伸出了手，試探性的讓被人類傷害成這樣的小動物嗅了嗅，他很想現在立刻就把他抱進自己的懷裡，但是不行，他不能這樣做。

至少他還是知道最初的信任從一開始就是很重要的。

小傢伙困惑的看著那隻節骨分明的手，他不太敢接近但對方很有耐心的繼續舉著，又過了會，飄落的雪都在那個人的肩頭上積了薄薄一層，他才小心翼翼的湊過去。

聞了下，是一股他說不出來的味道，他眯起因為沒有被好好照顧而視力有些受損的眼睛，對方見他聞完沒有表現出討厭的樣子接著輕輕的試著摸摸他的頭。但手還沒碰到就被那隻容易受驚的小動物給躲開，他像是被嚇到的樣子看著人類的手。

他以為對方想要往他還痛著的頭伸過來讓他更痛。

見被躲開那隻手頓了下，但他也不氣餒仍是舉在原地示意著他想要和小傢伙親近的意思。

「別怕。」那個人這麼說著，「我不會傷害你。」

他露出了一抹柔和的笑，如果這時有認識的他的人看見就會驚呼：天吶、維克托·尼基福羅夫也會有這樣子的表情？

維克托耐心地等著，或許這隻小動物會創下他等著俄羅斯航班的紀錄，雪又在他肩頭上積了一層，那個小動物也沒有要動的意思。

他就只是用視力不好的黑色眼睛，和維克托對看著。

又過了會，維克托都開始在思考他堅持不堅持的下去時，那隻小動物終於動了，他用笨拙的動作湊近了維克托，然後，舔了下維克托的指尖。

只是一下下而已，那個軟滑又溫熱的舌頭劃過指尖最敏感的一處，維克托只覺得自己心底最柔軟的地方被狠狠的戳了一下，讓他感受到無限的酸澀。

「和我走好嗎？」

維克托耐心地又問了一下，臉上沒有任何的不耐，除了滑冰以外，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有耐性等一個回覆。

那隻小動物在原地低下頭躊躇了一會，維克托在猜他可能是聽不懂人類的話還想表示什麼的時候，渾身傷的小動物只是把自己的手搭在維克托的手上，然後就繼續愣愣的看著維克托。

維克托笑了，他彎下身往這隻髒兮兮的小奶狗額頭上落下一抹輕柔的吻，在冰場上高傲的王者此時低下頭顱，用著無限溫柔的低沈嗓音說著。

「讓我帶你走。」

02

維克托養了一隻寵物。

而且是一隻特別需要被照顧的柔軟小動物。

冰場裡的人在休賽季時大部份都選擇去國外享受清涼夏日，無論是有著陽光比基尼的海邊還是滿是羅曼氣息的水都威尼斯，對於平日裡得承受龐大訓練量的選手他們有那樣的機會可以到處走走就會出去。

但今年維克托不一樣，照理說有著各大採訪與贊助商邀請的現役傳奇在這個俄羅斯還落著細雪的日子裡竟然是選擇待在自己的家裡，那個時候大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驚訝這個總愛帶給眾人驚喜的男人是不是又在籌備什麼樣的表演，要在接下來的賽程裡呈現給期待他的眾人。

而現實也是骨感的，因為事實是維克托此時正毫無形象的趴在他的沙發底下對著一隻躲在下面的小東西輕聲喚著他的名字。

「勇利～勇利你快出來～」

他一手端著一早準備好的食物哄著躲在沙發中間、手碰不到的地方的小奶狗，那隻傷痕累累的小動物在一開始因為全身都是傷反抗不了，只能眼裡含著驚恐與淚水任由維克托替他整理身上的傷口——他沒有反抗，也沒有喊叫，就只是在維克托替他擦拭傷口的時候因為痛而小小聲嚶嚶的示弱著，然後在維克托替他梳理頭髮、溫柔的撫摸下睡著。

維克托以為這樣子他就得到了這隻小動物的信任，至少他以為這幾天勞心勞力的替他整理皮毛還有小臉蛋上的髒污，將他弄得乾乾淨淨的對方就會因此卸下些許的心房。

可並不是這樣。

那隻有著小狗身體的小動物只是因為害怕而不敢有什麼動作，那天維克托見他睡得很熟就悄悄出門去買些小奶狗用的東西，而恰巧的在他離開家裡不久後小奶狗就醒了，醒來後他看著空蕩蕩的室內發呆了一下，似乎一時之間還回不了神。又過了會他發現自己已經可以自由活動（前幾天因為腳傷動彈不得）直接從維克托的床上爬了下來，因為床太高一個不小心就跌在地毯上，但他也無所謂，小奶狗無法言語不過他臉上露出的表情看起來很急、很害怕，只因為在這個無人的房間裡他彷彿又回到了當初——彷彿聽見了外頭那扇門有尖叫與斥罵——照他以往的經驗只要鑰匙的聲音響起，他就要快點躲到沙發下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可找到一處能夠躲藏的地方對一隻只有兩的巴掌寬的小奶狗還是可以的。

沒有任何安撫言語的室內讓小奶狗原本就存在的不安瞬間放大，維克托對他的好在這個剎那全都被害怕給掩蓋住——就算這個人類對他的動作再怎麼溫輕柔，已經破碎的心難以被合起，陰影籠罩在他曾經乾淨無瑕的心上，因為會痛、因為會怕、因為他從未得到過所謂的溫柔所以根本無法理解那些善意。

沒有人會教一隻隨處可見的寵物什麼叫做愛。

回到家的維克托就見勇利蜷縮在底下，就算他再怎麼想要讓他出來，可只要他試著伸手想要把他攬出來的話那隻小動物就會渾身發抖，維克托頭一次知道原來挫敗是能如此鮮明。

對於養一隻狗他是有經驗的，不過現在那隻陪伴他多年的老狗已經不在他身邊。那天他不過是走在路邊散心剛好聽見了一個小小的奶聲狗叫，只是單純好奇地往那邊過去——那是一棟亂糟糟的房子，酒瓶和嘔吐物混在一起，裡頭還有蒼蠅在亂飛著。

除了這些維克托注意到更多的是那隻趴在窗戶的小東西，他身上的皮毛因為受傷流血而結成一塊，雖然穿著一件小衣服可上頭滿是髒污、而那張本該讓人讚嘆可愛的臉上還有看得出來是被毆打過後的瘀青。

一瞬間，維克托想，原來只需要一瞬間他就發現自己沒辦法移開視線，沒有辦法放下這個在窗戶邊帶著渴望自由的眼神。

於是他打開了那扇並沒有上鎖的窗，讓那個止步不前的小東西能夠走向這片對於他來講該有更多美好事物的世界。

他伸出了手，等著又等待，在他以為自己要失敗的時候，突然得到了回應。

是驚喜，也是心口很久沒有被觸動到的心弦再次被撥動。

他以為這樣子就夠了，接下來的生活就會和那十幾年與自己的老狗共同生活的日子一樣，能在每天一早看見對方的臉道聲早安、可以一起去低溫的街頭晨跑、可以縮在沙發上用手機看影片。

就是這樣簡單又平凡的日常。

可他忘了，這隻小奶狗不是他口中的馬卡欽，也不是一隻受到寵愛的小狗，他是那樣脆弱又對於未知的事物感到害怕。

「勇利？」維克托又試著喊了聲他的名字，可還是沒有得到回應，在冰場上能夠得到所有觀賽者目光的冰上王者此時竟是連一隻小奶狗的眼神都沒有，對方給他的只有把自己埋在手臂裡的絨毛頭頂，一副不理睬人的樣子。

手指習慣性的點在唇上，維克托站起來他看了下時間，思考幾秒後他決定了。

躲在沙發底下的勇利感覺到一直站在外頭的身影走掉了，他小心地抬起頭，看到沙發縫外真的沒有任何東西這才悄悄地鬆了口氣，他吸了吸鼻子，然後趕緊將因為緊張而忍不住冒出的淚水用手抹掉。

時間滴滴答答的過去，勇利鬆口氣後因為身上的傷口還沒癒合就開始昏昏欲睡，小腦袋一點一點的，原本坐著的姿勢緩緩地變成趴躺在地上。

外面沒有什麼聲音，勇利覺得自己的眼睛都快要睜起來的時候突然聞到了一股很香很香的味道。

他從來都沒有聞過那麼香的氣味，小小的幼犬會的詞彙不多，但他只知道自己被這個香噴噴的香味給吸引住了，就連原本差一點就要被瞌睡給侵襲的腦袋都下意識的朝那邊抬了過去。小鼻子嗅阿嗅，昏沈沈的他只覺得那股味道離他越來越近，他雙手並用的開始向前爬動，屁股上的小尾巴小弧度的晃動著，那隻怕生的小奶狗在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時候爬出了沙發底部。在他面前是一個大碗，裡面被放了香噴噴的米飯還有蛋汁，小奶狗第一次看見這麼美味的東西，他微微張開了嘴巴、連口水都忘記吞，傻愣愣的看著碗。

維克托蹲在勇利身後的沙發上面，一個大男人此時像個小孩子一樣觀察著底下小奶狗的反應，在他發現對方根本就整個傻在碗前面，竟然連主動去吃的意思都沒有，一時之間還以為勇利不喜歡裡面的料理慌了下，可在他認真看了那隻安靜的小傢伙的臉後，就安心了。

那是一副因為太想吃而忘記動的表情。

不過此時的維克托又怕自己伸手想要餵他會被拒絕、又躲回沙發下面，他是用方法成功把小奶狗引出來了，但是卻沒有深思到小動物沒有打算要吃東西的情況，在沙發上撐著頭，那對深邃的湖水藍眸子看著那個圓滾滾、晃著尾巴的小奶狗屁股，他還是忍不住地想要去摸一摸。

基本上維克托不會委屈自己，所以他大手一伸直接把那隻軟綿綿的小動物攬到自己懷裡，在對方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就拿起湯匙餵了一小口飯到勇利微開的嘴巴。

連續好幾天因為低燒而只能吃流質食物的小奶狗被突如其來的美味弄的不知所措，他只能依靠著本能將飯吞進自己的肚子裡，然後在他想要喊叫掙扎的時候又被餵一口飯。

就這樣來回幾次，小奶狗的嗚嗚全都順著一口口香噴噴的蛋汁飯給吞入肚子裡，維克托餵的很認真但也沒有催促要他懷裡的小傢伙吃快一點，他就是慢慢的讓小奶狗一口口把那碗飯給吃完。

原本還有反抗的小奶狗到了最後只癱軟在維克托的餵食中，因為太餓了所以還會主動的張開嘴巴讓餵飯的湯匙更快進入自己的嘴裡。

在碗公見底後，按照食譜做的份量剛好適合這隻還未痊癒的小奶狗，維克托把碗放回桌上，而因為飽肚而顯得有些想睡覺的小奶狗則是睜起自己的眼，似乎還在回味那一口口的飯，粉色的舌頭舔著自己的嘴角、他打了一個小小的飽嗝。

維克托見狀垂眸笑了下，在他記憶裡馬卡欽小時候的樣子已經隨著歲月模糊了很多可看見勇利的樣子那些回憶就如潮水般一波波緩緩地湧了上來。

並不是說感到特別難過，只是心裡被緊緊揪著，要他鼻頭酸澀。

維克托·尼基福羅夫是冰場上的傳奇，可在這一片戰場般的銀盤下，他也不過是個普通的男人，會因為離別傷心、會因為失去難受、會因為想要轉移注意力所以做出了預想之外的事情。

就如同養一隻與成熟的馬卡欽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寵物。

「勇利？想睡了嗎？」

維克托拿著紙巾替小奶狗的嘴擦乾淨，那隻吃飽喝足的小狗露出了不是很願意被這樣擦拭的表情，可因為被抱在懷裡所以只能微弱的側著頭反抗。

或許是因為還在發燒，本該因此怕人的小奶狗在維克他替他擦好嘴後就開始打起了瞌睡，他乖巧的將身體縮了起來，暖暖的身體貼著維克托，接著只見他蹭了下維克托的衣服、替自己用了個舒服的位置，打了一個哈欠就閉起眼睛。

維克托也不意外，因為餵給勇利的飯裡有參雜退燒藥和一些幫助睡眠的藥物，來到新家的勇利總是表現出一副受驚害怕的樣子，維克托沒辦法，只好讓獸醫替他開一點能輔助睡眠的藥物。

最起碼要讓這隻膽小的小奶狗，最睡夢中也能好好的休息。

維克托將勇利柔軟的頭髮用手指梳順，對於一個在外人眼中完美又強大的滑冰王者他這樣子的舉動過於溫柔，可他對這隻能來到他生活中，陪他生活的勇利是甘之如飴。

沒有人在剛體驗失去之後就能立刻走出，特別是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維克托遇見了勇利。

需要人好好疼惜的小動物，他有一副惹人疼的外表，雖然部分的皮毛為了照顧傷口而剃掉讓他的身體看起來有些慘不忍睹，可那張圓滾滾的小臉蛋還是透著粉色的紅暈，讓他看起來可愛無比。

他有一對不太能對焦的眼睛，因為營養不良還有沒有被照顧好、體質嬌弱的小奶狗因此傷到了視力，他總看不清眼前的所有東西，走起路來更加容易跌倒。

維克托決定在小奶狗身體比較好一點，他就要帶這隻可愛的小傢伙去挑選眼鏡，希望他能用那對濕漉漉的眼睛真正認識他。

他會對他很好，可能是帶了點對馬卡欽的愧疚，可他想他是真的很喜歡這隻小奶狗。

就像現在，這隻感覺還帶有奶味的小狗在他的懷裡發出想要被人撫摸的小叫聲，明明已經昏昏欲睡了還是想要有人陪陪他。

被傷害成這樣，還是想要得到被疼惜。

維克托順著那個叫聲，溫柔的撫摸勇利的背脊，一次又一次。

他新的家人是隻小奶狗，他的名字叫做勝生勇利，膽小又怕生，甚至只要發出稍微大聲一點的聲音他就會嚇得想把自己塞進任何一個小縫隙裡。

可維克托想，他會有無數的時間來陪他，在這漫長的雪天裡，他想要多瞭解勇利一些。

「所以告訴我吶。」他點了點勇利的小鼻子，「把你的一切都告訴我吧。」

因為我是如此渴望著，想要和你一起生活。